

中国十大

禁书

欢喜冤家

责任编辑 胡 峰

封面设计 冯 强

中国十大禁书

ISBN 7-80595-718-5



9 787805 957185 >

ISBN 7-80595-718-5/G.194

定价:1280.00元(全十二卷)

中国十大禁书

欢喜冤家

原著 明·西湖渔隐主人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欢喜冤家; (明) 西湖渔隐主人;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2.12
ISBN 7-80595-718-5

I. 欢… II. 西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明代 IV. 1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6369 号

中国十大禁书

远方出版社出版

(呼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印刷

开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29 字数: 4000 千字

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 000 册

ISBN 7-80595-718-5/G·194 全 12 册定价: 1280.00 元

目 录

第 一 回	花二娘巧智认情郎	1
第 二 回	吴千里两世谐佳丽	15
第 三 回	李月仙割爱救亲夫	27
第 四 回	香莱根乔妆奸命妇	43
第 五 回	日宜园九月牡丹开	54
第 六 回	伴花楼一时痴笑耍	68
第 七 回	陈之美巧计骗多娇	78
第 八 回	铁念三激怒诛淫妇	86
第 九 回	乖二官骗落美人局	95
第 十 回	许玄之赚出重囚牢	109
第 十 一 回	蔡玉奴避雨撞淫僧	125
第 十 二 回	汪监生贪财娶寡妇	132
第 十 三 回	两房妻暗中双错认	138
第 十 四 回	一宵缘约赴两情人	145
第 十 五 回	马玉贞汲水遇情郎	152
第 十 六 回	费人龙避难逢豪恶	162
第 十 七 回	孔良宗负义薄东翁	179
第 十 八 回	王有道疑心弃妻子	196
第 十 九 回	木知日真托妻寄子	209
第 二 十 回	杨玉京假恤孤怜寡	218
第 二 十 一 回	朱公子贪淫中毒计	224
第 二 十 二 回	黄焕之慕色受官刑	232
第 二 十 三 回	梦花生媚引凤鸾交	241
第 二 十 四 回	一枝梅空设鸳鸯计	250

第一回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

世事从来不自由，千般思爱一时仇。

情人谁肯因情死，先结冤家后聚头。

这四句诗，只为世人脱不得酒色财气这四件事，所以做出不好事来。且说个只好酒不好色的人，他生长在松江府华亭县八团内川沙地方。他父亲名叫花遇春，年将半百，单生得此子，夫妻二人十分欢喜。长成六岁，上学攻书，取名花林。生得甚不聪明，苦了先生，费尽许多力气。读了三年书史，一句不曾记得。不想到了十岁外，同了几个学生朝夕顽耍。父亲虽严，哪里曾怕；先生虽教，哪里肯听。他父亲见他不像成器的了，想到这般顽子，不能成器，倒不如歇了学，待他长成时，与他些本钱做些生意也罢。因此送了先生些束脩，竟不读书了。后来，一发拘束不定了，他母亲与丈夫商议道：“孩儿不肖，年已长成。终日闲游，不能转头。不若娶一房媳妇与他，或者拘留得住。那时劝他务些生业，也未可知。”遇春道：“我心正欲如此，事不宜迟。”即时就去寻了媒婆。那媒婆肚里都有单账的，却说几家女子曰：“某家某家可好么？”遇春听了道：“这几家倒也都使得，但不知谁是姻缘，须当对神卜问，吉者便成。”别了媒婆，竟投卜肆。占得徐家女子倒是姻缘，余非吉兆——也罢，用了徐家。又见媒人，央他去说。

原来此女幼年父母俱亡，并无亲族，倒在姑娘家里养成，姑夫又死了。人嫌他无娘教训的女儿，故此十八岁尚未有人来定。恰好媒人去说，这徐氏姑娘又与他相隔不远，向来晓得花家事情——有田地房屋的人家——但不知儿子近日如何，自古媒人口，无量斗，未免赞助些好话起来。那徐氏信了，即时出了八字。因此花家选日成亲，少不得备成六礼，迎娶过门。请集诸亲，拜堂合卺。揭起方巾花扇，诸人俱看新娘生得如何。但见：

秋水盈盈两眼，春山淡淡双蛾。金莲小巧袜凌波，嫩脸风弹得破。唇似樱桃红绽，乌丝巧挽云螺。皆疑月殿坠嫦娥，只少天香玉兔。

诸人一见，果然生得十分美貌，无不称好。一夜花烛酒筵，天明

方散。未免三朝满月，整治酒席，这也不提。

好笑这花林，娶了这般一个花枝般的浑家，尚兀自疏云懒雨，竟不合偏向乡里着脚。过了几时，仍向街坊上结交了一个不肖的单身光棍。姓李名二白，年纪有三十岁了，专一好赌钱烂饮，诱人儿子哄他钱钞使用。这花林又着他哄骗了，回家将妻子的衣饰暗地偷去花费。不想他妻子一日寻起衣饰，没了许多，明知丈夫偷去花费了，禀明了公婆；还存得几件衣物，送与婆婆藏了。公婆二人闻知，好生气恼，恨成一病，两口恹恹俱上床了。好个媳妇，早晚殷勤服侍，并无怨心；央邻请医，服药调治——哪里医得好。这花林犹如陌路一般，又去要妻子的衣饰。见没得与他，几次发起酒疯，把妻儿惊得半死。

且说李二白见花林的物件没了，甚是冷淡。他便又去寻一个书生，姓任名龙，年纪未上二十。他父亲在日，是个三考出身，后来做了一任典史，趁得千金。不朝父亡过，止存老母、童仆在家。妻子虽定，尚未成亲，故此自己往城外攻书。曾与李二白在亲戚家中会酒，有一面之交。一日，途中不期相遇，叙了寒温；恰好又遇着花林，各叙名姓。李二白一把扯了两个竟至酒楼上，做一个薄薄东道请着任龙。席上猜三道五，甜言密语，十分着意。这任龙是个小官心性，一时间又上了他的钩子。次日就拉了花、李二人酒肆筵席。三人契同道合，竟不去念着之乎者也了，终日思饮索食。

这花林又是个好酒之徒，故终日亲近了这酒肉弟兄，竟不想着柴米夫妻。他父母一日重一日，那里医治得好，遇春一命呜呼，花林又不在家，央了邻家四处寻觅，方得回来，未见哭了几声。三朝头七，还倒亏了任李二人相帮，入棺出殡，治丧料理。不料母亲病重，相继而亡，自然又忙了一番方才清静。余剩得些衣衫首饰，妻子又难收管，尽将去买酒吃食使费起来。这番没了父母，竟在家中和哄了。那李二白生出主意道：“我们虽异姓骨肉，必要患难相扶；须结拜为弟兄，庶可齐心协力。我年纪痴长，叨做长兄。花弟居二，任弟居三。你二位意下如何？”二人同声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三个吃了些香灰酒，从此穿房入户。李二唤徐氏叫二娘，任三叫二娘做二嫂，与同胞兄弟一般儿亲热。这李二见花二娘生得美貌，十分爱慕。每席间将眼角传情，花二娘并不理睬他——丈夫虽然不在行，也看不得这村人上眼。任三官青年俊雅，举止风流；二娘十分有意，常将笑脸迎他。任三官虽然晓得，极慕二娘标致；只因花二气性太刚，倘有些风声反为不妙，所以欲而不敢。

一日，花二在家买了一些酒肴，着妻子厨下安排自己同李、任在外厢吃酒。谈话中间，酒觉寒了任三道：“酒冷了，我去暖了拿来。”即便收了冷酒，竟至厨下取酒来暖。不想花二娘私房吃了几杯酒，那脸儿如雪映红梅，坐在灶下炊火煮鱼。三官要取火暖酒，见二娘坐在灶下，便叫：“二嫂，你可放开些，待我来取一火儿。”花二娘心里有些带邪的了，听着这话佯疑起来，带着笑骂道：“小油花什么说话？来讨我便宜么？”任三官暗想道：“这话无心说的，倒想邪了。”便把二娘看一看，见他微微笑眼，脸带微红，一时间欲火起了。大着胆，带着笑，将身捱到凳上同坐。二娘把身子一让，被三官并坐了。任三便将双手去捧过脸来，二娘微微而笑，便回身搂抱，吐过舌尖亲了一下。任三道：“自从一见，想你到今，不料你这般有趣的。怎生与你得一会，便死甘心。”二娘道：“何难，你既有心，可出去将二哥灌得大醉，你同李二同去；我打发二哥睡了，你傍晚再来遂你之心。可好么？”三官道：“多感美情。只要开门等我，万万不可失信！”二娘微笑点首。连忙把冷酒换了一壶热的，并煮鱼拿到外厢，一齐又吃。三官有心，将大碗酒把花二灌得东倒西歪。天色将晚，李二道：“三官去罢。”三官故意相帮，收拾碗盏进内，与二娘又叮嘱一番，方出来与李二同去。

二娘扶了花二上楼，与他脱衣睡倒。二娘重下楼，收拾已毕，出去掩上大门，恰好任三又到。二娘遂拴上门道：“可轻走些。”扯了任三的手，走到内轩道：“你坐在此，待我上楼看他一看便来。”任三道：“何必又去。”一手搂住二娘推在凳上，两下云雨起来。任三官比花二大不相同，一来标致，二来知趣。二娘十分得趣。怎见得：

色胆如天，不顾隔墙有耳。欲心似火，哪管隙户人窥。

初似渴龙喷井，后如饿虎擒羊。啧啧有声，铁汉听时心也乱。吁吁微气，泥神看处也魂消。紧紧相恨难罢手，轻轻耳畔俏声高。

花二娘从做亲以来，不知道这般有趣。任三见他知趣，放出气力，两个时辰方才罢手。未免收拾整衣，二娘道：“我不想此事这般有趣，今朝方尝得这般滋味，但愿常常聚首方好。只是可奈李二这厮每每把眼调情，我不理他；不可将今番事泄漏些风声与他。那时花二得知了；你我俱活不成的。”三官道：“蒙亲嫂不弃，感恩无地，我怎肯卖俏行奸？——天地亦难容我。”二娘道：“但不知几时又得聚会？”任三道：“自古郎如有心，哪怕山高水深。”二娘道：“今夜与你同眠方可——料亦不能。夜已将深，不如且别，再图后会罢。”任三道：“既如

此,再与你好一会儿去。”正待再整鸾佩,不想花二睡醒,叫二娘拿茶。二人吃了一惊,忙回道:“我拿来了。”悄悄送着三官出去。拴好大门,送茶与花二吃了。花二道:“你怎么还不来睡?”二娘回道:“收拾完,如今睡也。”

闲话休题。次早花二又去寻着李二,同觅任三官。恰好任三官在家,便随口儿说:“昨晚有一表亲京中初回,今日老母着我去望他。想转得来时,天色必晚了。闻知今日海边,有一班妓女上台扮戏,可惜不得工夫去看。”花二道:“李二哥,三官望亲,我与你去看戏如何?”李二道:“倘然没戏,空走这多路途,何苦!”花二道:“我有一个旧亲,住在海边。若无戏看。酒是有得吃的,去去何妨。”李二听见说个酒字,道:“既如此,早早别了罢。”三人一哄而散。

不说花、李二人被任三哄去,且说三官又到家中,取了些银子,着一小厮唤名文助随了,卖办些酒食,拿到花家门首。着小厮认了花家门径,着他先去,不可说与奶奶知道。自己叩门而入。见了二娘笑道:“他二人方才被我哄到海边去了。一来一往有三十余里路程,到得家中,天已暗了。我今备得些酒果在此,且与你盘桓一日。”二娘道:“如此极好!”把门掩上。三官炊火,二娘当厨,不时间都已完备。二娘道:“我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,倘你哥哥一时回家来,也未可知。若被遇见,如何是好?向日公婆后边建有卧室一间,终日关闭,且是僻静清洁。我想起来,到那时饮酒欢会,料他即回,也不知道。你道好么?”任三听说,欢喜之极。即时往后边。开门一看,里边床账桌椅,件件端正,打扫得且是洁静。壁上有诗一首道:

轩居容膝足盘桓,斗室其如地位宽。

壶里有天通碧汉,世间无地隔尘寰。

谁人得似陶元亮,我辈终惭管幼安。

心境坦然无窒碍,座中只好着蒲团。

看罢,即将酒肴果品摆下,两人并肩而坐;你一杯,我一盏,笑容笑口,媚眼调情。自古道:“花为茶博士,酒是色媒人。”调得火滚,搂坐一堆,就在床上取乐起来。这一番与昨晚不同,怎见得不同?只见:

雨拨云撩,重整蓝桥之会。星期月约,幸逢巫楚之缘。
一个年少书生,久遭无妇之鰥,初遇佳人,好似投胶在漆。
一个青春荡妇,向守有夫之寡,喜逢情种,浑如伴蜜于糖。
也不尝欺香翠幌。也不管挣断罗裳。

正是：

雨将云兵起战场，花营锦阵布旗枪。

手忙脚乱高低敌，舌剑唇刀吞吐忙。

两人欢乐之极，满心足意而罢。整着残肴，欢饮一番。二娘道：“乐不可极。如今天已未牌了，你且回去，后会不难了。”三官道：“有理。只要你我同心，管取天长地久。”言罢作别，竟自出门去了。不移时，花二已回。二娘暗暗道：“辛早是有些主意；若迟一步，定然撞见了。”

自此，任三官便不与花李二人日日相共了，张着空儿便与二娘偷乐。若花二不时归家，他便躲入后房避了，故此两不撞见。只是李二又少了一个大老官，甚是没兴，常常撞到花家里来寻花二。

一日，花二不在家，门不掩上的，他便撞入内轩，向道：“二哥可在家么？”二娘在内道：“不在。”李二听了这娇滴滴之声音，淫心萌动。常有此心，奈花二碍眼；今听得不在家中，便走进里面，道：“二娘见礼了。”二娘答礼道：“伯伯外边请坐。”李二笑道：“二娘，向时兄弟在家，我倒常在里边坐着。幸得今日兄弟不在，怎生倒打发外边去坐？二娘，你这般一个标致人儿，怎生说出这般不知趣的话来！”二娘正色道：“伯伯差了。我男人不在，理当外坐，怎生倒胡说起来！”李二动了心火，大胆跑过去要搂，早被二娘一闪，倒往外边跑了出来，一张脸红涨了大怒。恰好花二撞回，看见二娘面有怒色，忙问道：“你为何着恼？”二娘尚未回答，李二听见说话，闯将出来。花二一见，满肚皮疑心起来。二娘走了进去。花二问道：“李二哥，为着甚事二娘着恼？”李二道：“我因乏兴寻你走走。来问二娘，二娘说你不在。我疑二娘哄我，故意假说。因此到里面望一望；不想二娘嗔我，故此着恼。”花二是个耳软的直人，竟不疑着甚的，也不去问妻子，便对李二道：“二哥，妇人家心性，不要责他。和你街上走一走去罢。”两人又去了。直到二更时分方回，二娘见他酒醉的了，欲待要说起，恐他性子发作连累自身，不是要的要的，只得耐着不言。到次早，见花二不问起来，不敢开口。

李二从此不十分敢来寻花二了，花二也常常不在家，倒便宜了任三官。日间不须说起，至于花二更深不回，常伴二娘；便是花二回来，亦都醉的。二娘伏侍去睡，也再不想寻起二娘作些勾当，故此二娘倒得与三官十分畅快。三官或在花家房里过夜，或接连三日五日不出门，与花二、李二竟自断绝了往来。李二心中好闷，想道：“花家妇人

不像个贞静的，少不得终有奸谋破绽。待我慢慢看着，若还有些破绽，定不饶他。”因此常常在花家前后探听。

恰好一日，远远望见任三走进花家而来。他连忙在对门裁缝店内看着，只见任三竟自推门进去了，有一个时辰，尚不见出来。李二连忙走到花家门首一望，不见些儿动静。把门扯了一扯，又是拴的。他便想道：“多分花二哥在家里；敢是留他吃酒，故此不出来了。”便把门敲上两下，只见二娘出来问道：“是哪一个敲门？”李二道：“是我，来寻二哥讲话。”二娘答道：“不在家。”李二想道：“多分是妇人怪人，故意回的，不免说破他。”便道：“既二官不在家，三官怎么在里面这半日还不出来？”二娘道：“你见鬼了，任三官多时不到我家来了，谁见来的？”李二道：“我亲眼见他来的，你还说不在！”二娘怒道：“这等你进来寻！”便出来把门开了。李二想道：“古怪，难道我真见了鬼不成！岂有此理！”便大着步往里进，四周一看，并无踪影——他再也不想有后房的——便飞跑上楼去看，哪有三官影儿，倒没趣了，飞走下楼阁往外就跑，被二娘千忘八，万奴才，骂得一个不住。不期花二归家，见二娘骂人，问道：“你在此骂谁？”二娘道：“你相交的好友！甚么拈香！这狗才十分无礼，前番你不在家，他竟入内室调戏着我；我走了出来，恰好你回来——你亲眼见的。他今日又来戏我，我骂将起来，方才走去。这般恶兽，还要相交他怎的！”

花二登时大怒起来，骂道：“这个人面兽心强盗！我前番却被他瞒了。你怎么不说！今日又这般可恶，杀这强盗，方消我恨。”竟上楼取了床头利刀，下楼赶去。二娘一把扯住，忙道：“不可太莽，若是你妻子失身与他，方才可杀。自古捉奸见双，你竟把他杀了，官司怎肯干休！以后与他绝了交便罢了，何苦如此。”花二的耳朵，绵软的，被妻子一说，甚觉有理。想一想，撇下刀说：“便宜了他。幸喜我浑家不是这般人；若是不贞洁的，岂不被他玷辱，被人耻笑。”二娘背地里笑了一声，向厨下取了些酒菜道：“不用忙了，快来喝一杯儿去睡了罢。这样小人，容忍他些。”花二闷闷地吃了几杯竟自上楼睡了。

二娘又取些酒菜，往后房来与任三吃。将李二之事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说了一遍。道：“如何是好？”三官道：“我若如今出去，倘被他看见，倒不好了；我不如在此过夜，到明日早早梳洗，坐在外边，只说寻二哥说话，与他同出门去，方可无碍。”二娘道：“这话倒甚是有理。只是此番去，你且慢些来；李二毕竟探听，倘有差池，怎生是好？”三官道：“我家有个小厮，名唤文助，认得你家的。我使他常来打听消

息便了。”二娘道：“你明日拉了二哥到你家，请他吃几杯酒儿。着文助斟酒，待他识熟了面，然后着他送些小意思与我们。如此假意相厚，方好常常往来。”三官道：“此计必须如此方可。”两人同吃些酒儿，未免做些风月事情，方上楼去。

次早，三官起来，早已梳洗。二娘先把大门开了，三官假意坐在外厢，叫：“二哥在么？”二娘在内假应一声，上楼说与丈夫知道：“任三叔寻你。想他许久不来，莫非李二央他来释非？切不可又去与那强盗来相交了。”花二连忙梳洗下楼，与任三施礼道：“三官为何一向不会？”三官道：“小弟因宗师发牌县考，一向学业荒疏，故此到馆中搬火，久失亲近。今日家中有一小事而回，特来望兄；不知一向纳福么？”花二说：“托庇贤弟，你会见李二么？”任三道：“如今正要同兄去望他。”

花二道：“不必说起这畜生。”将前后云云之事，一一说了一遍。三官假意怒道：“自古说得好，朋友妻，不可嬉，怎生下得这样心肠！既如此，我也不去望他了。明日小弟倘娶了弟妇，他未免也来轻薄；岂不闻免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？二哥，既然如此，也不必恼了，兄同小弟到家散闷如何？”

花二同了三官到家里，只见堂上有人说话。把眼一看，恰是一个说亲的媒人。——与任三官配的亲，为女家催完亲事，等紧要过门。他母亲道：“又未择日，尚未催妆，须由我家料理停当，方可完姻。怎么女家反这般催促？”花二、任三听了，一齐笑着见礼。少不得整酒款待媒人，花二相陪。三人直饮到红日西斜，别了任三出门。

花二与媒人一路同行。花二便问道：“媒翁先生，为何女家十分上紧？是何主意？”媒人笑而不答。花二道：“莫非是人家穷，催他做亲，好受些财礼使用么？”媒人道：“他家姓张，乃是个三考出身，做了三任官，去年升了王府典膳回来的。家约有数万金，哪得会穷！”花二想了道：“奇了，这等毕竟为何？”媒人问道：“兄与任家官人相厚的么？”花二道：“意气相投，情同骨肉。”媒人道：“这等，兄说的话，必定肯听的了。府上在何处？”花二道：“就在前面。”媒人道：“有事相议，必须到府上，方可实言。”

两人到了花家，分了宾主。二娘点茶吃了。花二又问起原由，媒人道：“见兄老诚，自然是口谨的，才与兄议。万万不可与外人知之。”花二道：“老丈见教，断不敢言。”媒人道：“任官人定的女子，年纪二十岁，闺中不谨，腹中有了利钱。他父亲往京中去了，是他令堂悄悄地央

人接亲，要我及早催他过门，以免露丑；许我十两银子相谢。我方才见说不来，心中烦闷，想此也必须得花兄暗地赞助；若得早娶，愿将所谢之银均分。”花二心下暗暗想了道：“领教，领教。”媒人道：“千万言语谨密些。”花二道：“不须吩咐。”媒人道：“尚有未尽之言，奈天色晚了，欲求同行几步，方可悉告。”花二同出门去了。

二娘在门后，初然听了此人任官人三个字，他便半步不移，细细听了前后说话，暗暗叹息道：“淫人妻女，妻女淫人。天之不远，信不诬矣。”她又想道：“丈夫倘去相劝，毕婚之后，无甚说话方好。倘三郎识出差池，叫此女如何做人？——必然寻死，岂不可惜？若不劝丈夫管他，倘此女父亲回来，看出光景，将女儿断送性命，也未可知。也罢，且待他回来，再作商议。”只因花二娘起了一点好心，他家香火六神后来救他一命。这是后话。

且说花二归家，二娘道：“方才之说，我已尽知。你的意下如何？”花二道：“娘子，这件事不难。我劝三官将计就计，省事些娶了过门；我又有酒吃，又有五两银子，有何难哉！”二娘晓得他耳朵绵软的，道：“丈夫差矣，你若去说得听也好，万一不听，你岂不坏了好朋友的面情！这五两银子，也有用了的日子，况未必有无。我想人生在世，当为人排难分忧。今任三妻子之忧，那任三忧愁一般；当拔刀相助，水火不避，才是丈夫所为。你若听，我倒有一计较在此。”花二道：“贤妻有何妙计，何不为我之说？”二娘道：“方才媒人所言，肚儿高将起来，想不过是三四个月的光景。何不赎一服通经散，下了此胎，有何不可？”花二道：“此计虽好，怎生样一个计较赎与他吃？”二娘道：“不难，明日将我抬到他家，扬言我是任家内亲，央告我来说话。他家自然不疑，毕竟他母亲出来接我；我悄悄将此言与他母亲一说；自然妥当。”花二道：“好便好，只是先要破费药金。”二娘道：“痴子，若是妥当，那十两银子都是你的。”花二听了，拍掌大笑：“好计，好计！”

次日早起，打点了药金，竟往生药铺中赎了一服下药；又去唤了一乘轿子与二娘坐了，竟抬至张典膳家中。奶奶迎进，叙了寒温，吃罢了茶。奶奶问道：“尊姓？”二娘道：“奴是花林妻子，有事相告。敢借内房讲话。”奶奶引了进房坐定。二娘命众女使俱出外边，方附奶奶之耳，如此如此，说了一番。那奶奶面皮红了又红，千恩万谢，感激无地。一面整酒，一面连忙热了好酒。到女儿房里通知了此话，把药服了。一时间，一阵肚疼，骨碌碌滚将下来，都是血块。后来落下一阵东西在马桶内了。奶奶道：“谢天谢地，多感祖宗有幸，逢着花二娘

这个救星。”欢欢喜喜安顿女儿睡了。连忙去房中见了二娘，谢了又谢。将酒就摆在房内，三杯五盏，二娘起身告辞。奶奶再三苦留不住，開箱取了一封银子，一对金钗，一双尺头，一枝金簪，送与二娘道：“些须孝敬，休嫌菲薄。地久天长，报恩有日，幸勿见怪。”二娘千恩万谢，上轿而归。天色已晚，花二见妻子归家，打发了轿夫，进内忙问事体如何。二娘把日间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将他送的物件，把与丈夫看了。喜得那花二满地滚跳道：“我明日与任三官说知，还要他的酒吃。”二娘道：“你这呆子。这是阴鹭事情，所以去救他；若与三官说知，可不又害了那女子！”花二道：“正是，几乎错了，还是贤妻有些见识。紧紧记在心中，再不说。”二娘以后与任三官这般情厚，把此事再不漏泄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李二自从那日见了任三，又寻不着，又被花二娘骂了一场，心中不忿。一日，走到花家对邻一个周裁缝家门口坐下。那周裁缝道：“李官人，想是来寻花官人么？”李二道：“正是。”周裁缝道：“今早出去了。”李二道：“师父，你曾见任三官这一向到花家里来么？”那周裁缝极口快的，便道：“他是不出门的主顾，怎么倒来问我！”李二道：“我前日分明见他进去，多时不见出来，进去寻了一番，又不见影，反受了一肚皮臭气，心内不甘。你若晓得这头路，我断不负你。”那周裁缝是个口尖舌快的人，他道：“我这几时不管人闲事。若是十年前生性，早早教他做出来了。”李二道：“周师父，你若肯帮我做事，我当奉酬白金五两。”周裁缝听见说许了五两银子，就欢喜起来，忙道：“若要如此，必须生个计较。此事一不做二不休，不是取笑的。先与他丈夫说知，一齐捉奸，方免无事。”李二道：“可恨淫妇，必在丈夫面前骂言说我，花二故此久不上门。今虽欲通言，奈无由得计。”裁缝笑道：“花二官是酒徒，扯到店上吃酒。中间三言两语，激起性子了，自然妥当。他若不听你，你却教他问我，我自搬他一场是非，自然信了。”李二道：“你这几日不出去做生活方好。”裁缝道：“只有一个张家，要去完他首尾；看早晚去完了，只坐在这里等着便了。”

李二计议已定。次日怀些酒资，恰好撞着花二，倒身一揖；花二假意还礼，眼看别处。李二道：“哥哥凡事三思。自古道，若听一面说，便见相离别。我许多为你心腹话，不曾与你说罢了。”花二本待不理他，又听他说有心腹话，只得道：“有何话快说来。”李二见他答话，连忙扯了竟上酒楼。将酒筛下一盏，送与花二；花二只得吃了，也回送李二一盏，道：“有话快说。”李二道：“且慢些，说将来，恐你酒也

吃不下了。”花二一发疑心，只得又吃了几盏道：“大丈夫说话不明犹如钝剑伤人。说明了，倒吃得酒下。”李二故意欲言不言。花二道：“罢，你既不道，我也不吃了，去罢。”李二道：“说来恐你不信，反嗔怪我。”花二道：“我不怪你。”李二道：“也罢，说与你知，怪不怪凭你便是。那任三这几时你会他么？”花二道：“数日前，他馆中回来，我到他家去吃酒了。”李二默然。又说道：“哥，前日二娘骂我，任三到你家来，二娘把他藏在家里；被我知道了，要进去搜捉，因此二娘急了，反骂将起来的。你是个大丈夫，不可被妇人骗了。”

花二想了又想，我妻子好端正的，怎歪说起这般说话。便道：“你既知道那日任三是在我家，就该直说了是。今据你此言，他两人一定有奸了。此事不是当耍的，可直直说来我听。”李二道：“说也没干。我亲眼见他进去多时不见出来，所以要搜，若是假说，天诛地灭；你若再不信，去问你邻居周裁缝便是。”花二说道：“是了，想此事有些因。多时不见他，想是那日躲在我家过夜被你知觉，恐你埋伏捉住，不好出门；反说来寻我，同我出门，方可掩人耳目。是了，是了，再不必言，必定事真矣。除非杀了二人，方消我恨。”李二道：“且禁声。事倘不成，反为不美。还须定计，方可除之。”花二忙问何计较，李二道：“计较倒有，只是不可又被二娘识破，反受其害。”花二道：“不妨不妨，我自然谨密就是了。”李二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你可今晚扬言，假说明早要往府城去有何事理，一面去约任三到家里说话；不可等他来，你可先出门去。他若来见你不在家，自然又留过夜。待我与你探听，如在时，报你知道，你却回家下手便了。”花二道：“是了。且别着，明日再会。”李二道：“万不可泄漏。”花二说：“不须吩咐了。”竟到门首，恰好裁缝在家，叫道：“周师父，有一句话出来问你。”那老周见了花林，便心照了，忙说：“有何见教？想是要我裁衣么？”花二道：“你不可瞒我，我这件事，也料难瞒你。那任三之事，你可曾见来么？”老周道：“大官人，我老人家不管这等闲事——此乃阴鹭之事，罪过，罪过。露水夫妻乃前世定的，只要自己谨慎些儿就是了。何必问我？”花二听了这几句话，实在是了。道声请了，便回家。扯开了门，倒假意全无恼色道：“我明日要往府城中去，可与我打点着，备些酒菜。”二娘道：“你去何干？”花二道：“去寻一个人讲话。”二娘暗暗欢喜不题。

且说那李二说这场是非，自己心中猜道：“花二回去，必然去问周裁缝，不免随步儿走到裁缝门首一问。”老周看见了李二，连忙走将出来，将花二问的情由叙了一遍道：“十分相信了。”又问李二道：“何计

捉他？”李二道：“一面花二只说出路，一面反教任三到家说话；倘或走来，见花二不在，自然又上钩了。那时我与他探听，果然如此，去报老花。管取双双都做无头之鬼，方称我心也。”老周道：“前言不可失信。”李二道：“这些小事，不须吩咐。”竟去了。

且说次日，花二起来，对妻子道：“我今就要府中去。我想前日扰了任三官，今日顺便安排些小菜儿，添着几味，请他来答席。我如今去约他，他若来迟，你就陪他吃了便是。”二娘满心欢喜道：“哪有我陪之理。”花二假意买些物件，一面见了李二，约定今日看任三动静，先将那把利刀交与李二收看；一面自去见了任三，约他下午到家说话不题。

且说周裁缝被张典膳家家人再三催做衣服，坐定逼他起身；算来不能延推，只得去做。须臾，奶奶出来道：“师父为何事不来，耽搁到如今？”这老周叫声道：“奶奶，只因穷忙，误了奶奶的事。今日我对门邻舍花家，有天大一桩事；我要在家里看看的，被管家逼不过，只得走了来。”奶奶听他说出花家两字，问道：“莫非是那花林家里么？”老周道：“正是。奶奶为何又晓得？”奶奶道：“他家与我有亲。今日他家有何大事，可对我说。”老周道：“既是令亲，不便说得。”奶奶道：“不妨。有话快说。”老周原是个口快的人，见逼得紧，料想毕竟难以隐瞒，便道：“莫怪了我，实对你说。他妻子二娘生得妖娆标致，与一个任三官相好搭上了。”奶奶道：“那任三官在何方？是甚么人？”老周道：“他父亲做任典史官是的。”奶奶着紧道：“他两个敢做出此事来了么？”道：“走长久了。花林有一朋友，名叫李二，要去踏浑水，二娘不肯。后来被他撞破了，昨日与花林说知。今日李二定计，假说花林往府城中去，反约任三来家，料然二娘留他过夜——今晚双双定做无头之鬼矣。”张家奶奶道：“你缘何晓得？”道：“李二与我极厚。他说与我，叫我相帮他动手，故此晓得。”

那奶奶听了这番言语，三脚两步，竟入女儿房中，一五一十，尽情说了一遍。女儿道：“如何可救得他方好？”奶奶道：“且不可响，我亲去与二娘说知，救他一命，报他前日之恩。一面着家人骑马速到任家，说与任三官，今日切不可往花家去，有人要害你性命，坐在家中不出门，可保无事。”女儿道：“娘既自去，还用速些方好。”即时唤了女轿，飞也似抬到花家。轿夫叩门，二娘听见门响，只说是任三官到了，开门一看，恰是张奶奶。又惊又喜，忙忙施礼，称谢了一番。道：“花官人在哪里？”二娘道：“为府城里有事，出门去不多时。”奶奶想道：

“此事是真的了。”

二娘道：“奶奶里面请坐。”二人轩子里坐下。那奶奶悄悄在二娘耳畔说了一遍，惊得二娘面如土色，牙关打战。呆了一会，倒身拜谢：“此事若非奶奶来说，必遭毒手。”奶奶道：“一来答报前恩，二来救小婿一命。”二娘感激不尽，就将请三官酒食摆将出来，请奶奶吃了几杯。辞别去了。

任三官在家正打扮得齐齐整整的，出门未及几步，只见张家的人慌慌忙忙扯住了，附耳低言，说了一回。三官大惊失色，沉吟一会道：“知道了。”打发张家之人进内吃饭。自家回身坐在书房里想：“我不去，谅二娘无害。不免写一封字，着文助拿了，只说有事不及领酒；花二见时，必不生疑心。”即时封好，文助拿了，竟至花家投下。二娘阻当道：“叫三爷切不可来。”按下不题。

且说李二留花林在家饮酒，只等任三上钩。李二心下不定，不知任三去也不曾。走到任家，问一个老管家道：“老官，你三爷往花家吃酒，可曾去了么？”那管家便信口儿道：“去了。”李二见说，欢天喜地走回与花林道：“任三已到你家去了。”花林咬牙切齿道：“可恨，可恨。”李二劝着，大碗而吃道：“多吃些，好动手。”不觉天色将晚，花林提刀便走。李二道：“且慢去，待我去探听，或在你家楼上，或在后轩，走去一刀了事。倘然捉不住，被他走了，反被他笑。你可坐在此，再慢慢吃两碗，我去看了动静来回你。”

且说二娘心下思量：“没有汉子，怕他怎的！只是可恨李二，他帮我丈夫害我性命，想他必然先来探听——我有道理在此。”正是：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。先将灯火点起，放在灶上；又去把大门半掩着，自己坐在中门，暗地里专等李二来。不想李二把门一推，却好半掩的，一直悄悄走至中门探听。二娘认定果是李二，便叫道：“三郎，这边来。”把李二一把搂定，便去扯他裤子。李二一时浑了，欲火难禁，想道：“日常要与他如此不能上手；不如竟认做任三，快活一番再说。”两个在轩子内弄将起来。弄得李二快活，想道：“我且弄完了回去复花林，说任三不来，且再理由，留下此妇，再图久远。”那二娘故意弄妖作势，李二十分得趣。

且说花林等得不耐烦了，想道：“为何不见来？想是撞着任贼厮闹起来。倘被此贼走了去，怎生气得他过。”提刀在手，一口气走到门首。见门开的。竟往里走。二娘一心儿听着，听得脚步走响，知是花林来了。便大叫：“四邻人等，有人见我丈夫不在家，在此强奸我，快